翠袖乾坤

咖啡師街頭Jam

曾家輝

個多星期前的一個傍晚，行經旺角行人專用區時，赫然發現有一班人正在進行一個街頭Coffee Jam活動，以為又是某個即沖咖啡品牌在派免費飲品，但看一看之下，卻發現有幾位穿得非常「四正」的男子，正在一張放了幾部Espresso咖啡機的枱前面，而後面的橫額印了香港咖啡師協會幾個大字。細問之下，原來是他們正準備舉行香港首次的街頭Coffee Jam。

當日，除了有十多二十位香港專業咖啡師外，原來還請了GABEE創辦人兼今年度亞洲盃咖啡大師比賽評審林東源從台灣來港，跟一眾香港同業在交流。看到他們Jam得很開心，就好像街頭音樂或舞蹈表演一樣，從沖泡Espresso的四步曲開始，即從磨豆器的調校、填粉、打奶，以及倒奶，再到拉花，一一呈現在大家眼前，最後遞給路人親嚐新鮮咖啡的味道。

邊看邊想這些才是咖啡，不是用三合一咖啡粉沖出來的，真正的幼滑濃香，是由咖啡師用心調配出來。一杯完美咖啡，由咖啡豆烘焙、高溫分解、冷卻，甚至沖調說起，大家喝慣了即沖咖啡，不知原來一切都並非如此簡單。跟香港咖啡師協會的執行董事古天朗傾談時，他指跟紅酒一樣，香港這幾年愈來愈多人飲咖啡，大家可以從連鎖咖啡店的數目便知道，可惜香港人仍然未懂得真正的咖啡文化，至少一般只知有廚師、品酒師、甜品師，就是不知道原來有咖啡師，看到barista也未必讀得出來。

成就一杯完美的咖啡的最大功臣，不是好的咖啡豆或咖啡機，而是咖啡師，親切無比的林東源就說，是咖啡師令咖啡機更人性化，而且不要只着眼於咖啡師能弄出甚麼拉花圖案。一言驚醒，飲紅酒，不只是識講甚麼年份，或是一大堆不認識又讀不出的牌子及酒莊名，而是酒背後的文化底蘊，以及透過酒延伸出來的品味人生。

可惜，香港生活逼人太甚，有再多的專業品酒師或咖啡師，大家也未必有時間及心情，讓自己嘆一杯好酒或咖啡。

海闊天空

請不要吃棉花糖

蘇狄嘉

偶然讀到一篇題為《棉花糖研究》的文章，有關研究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進行的有名研究項目。

研究員讓一名四歲小童從盤子裡選擇了一粒他最喜愛的零食——棉花糖，同時告訴小孩，他可以馬上吃掉這粒棉花糖，或可以等到研究員十五分鐘後回來時才吃，到時他可以吃第二粒。

約三分之一的四歲小童成功等到研究員十五分鐘後回來，但大多數的孩子只等了三分鐘，就把棉花糖放進嘴裡吃了。

這項研究發現：孩子在學校的成績優劣，跟他們是否可以等待這十五分鐘的能力有高度相關的系數——成功等待這十五分鐘的小孩的學校成績都較優異。

選擇等待第二粒棉花糖出現，是一種能夠選擇行為的能力，被稱為「自我調節」或「自我控制能力」。

兒童擁有「自我控制能力」，需要各種條件配合才能達致。對兒童來說，他們必須在信任成人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這種能力。我們可以想像：願意等待第二粒棉花糖的孩子，在他們生活中出現的成年人都能守信，以致他們都贏得孩子們的信任，而孩子在感覺安全的境況下，才可以表現出自我控制的能力。如果他們認為有人會在等待時，把棉花糖搶走的話，他們會毫不猶豫、馬上把它放進嘴裡。

「自我控制能力」需要孩子擁有想像力和重定焦點的能力。孩子在自我控制不吃第一粒棉花糖時，需要他們能想像有第二粒棉花糖的存在，雖然實際上這東西是還未出現的，這亦是超前思考的能力；同時，他們能夠調整其注意力到第一粒棉花糖以外的東西。

讓孩子生活在一個安全的、促進信任的環境，可以幫助孩子發展「自我控制能力」。在尊重的基礎上讓孩子擁有積極正面的生活經驗，可以幫助他們發展能預視事情開展的能力。其實，對成年人來說，不也是一樣嗎？

琴台客聚

相人伯樂

韋基舜

「拚命三郎」石秀、「病關索」楊雄，二人結義，可謂各得其所。

楊雄有石秀這麼的一個「打得」的義弟，地方上不再怕張保之流的軍漢找麻煩。而石秀本身只是挑擔賣柴，楊雄大小也是「公人」；牢獄節級，相與結義，乃高攀作依靠。

石秀此人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深知人情世故，廣東人謂之「識撈」。因此，故意把自己的年紀報小，楊雄說自己二十九歲，他便說自己二十八歲，如果楊雄說是二十八歲，石秀便報二十七歲，總之認幼，做「細佬」。

話說石秀在楊雄、潘公陪同下，來到楊雄府上，拜見過楊雄妻子潘巧雲，楊雄着那婦人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安頓石秀在家中住下來。

次日，楊雄往官府當值，臨出門時，吩咐潘巧雲，安排石秀衣服巾幘。

江湖人物，平時除了注重飲食外，不會注重衣着，正所謂「衫都唔多件」，何況石秀此一落泊賣柴樵夫。人要衣裝，既然結義，楊雄着予添裝，一番好意，合情合理。

話說戴宗看見差役來找石秀，恐怕自己身份洩漏，連忙與楊林趁亂離去，返回城外客店休息。

翌日，戴宗、楊林又再尋找公孫勝，但遍問沒人認得「入雲龍」，既不知此人下落，薊州又不是自己「地頭」，少惹麻煩為上，只好返梁山泊山寨。回程經過飲馬川，糾合早前表示上山入夥的「鐵面孔目」裴宣、「火眼狻猊」鄧飛、「玉幡竿」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奔往梁山泊。

戴宗先在江州結交李逵，再於薊州收服石秀，可說是相人伯樂。

且說楊雄岳丈潘公出身屠戶，石秀父親也是同行，「拚命三郎」自幼便吃屠家飯，二人有共通之處。石秀安頓在楊雄家中住下來，潘公找着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屠場）。

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裡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裡面，又好照管。」「斷路小巷」乃俗稱「掘頭巷」。

潘家後門是一條「掘頭巷」，潘公乘龍快婿楊雄乃牢城節級，仗此靠山佔用後巷，沒有人敢出聲，再一次體現《水滸傳》那「不怕官只怕管」的主題。

既然有人「打本」做生意開屠場，無須再日曬雨淋擔柴上街賣，石秀自是滿懷高興。

石秀管掌帳目，潘公再找了個舊時熟識副手操刀，大青大綠妝點起肉枱，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打併了作坊豬圈，趕上十數頭肥豬，擇吉開張。

（二一四）

懷鄉的碎石

■ 冼星海銅像。 網上圖片

■ 澳門藝術博物館。 網上圖片

在瀕臨珠江海岸的外港新填海區下了的士，整齊的高樓與寬敞的大道，讓人看到澳門另一個新面貌。我們的目的地是位於澳門文化中心的澳門藝術博物館。1999年3月開幕的藝術博物館，樓高5層，有2個展覽區及5個展覽館。3樓是歷史繪畫館，館內展出的藝術家作品多與澳門環境及歷史變遷有關係，4樓是中國書畫館和中國陶瓷館。在博物館逗留的時間過長，出來以後，陪同的澳門作家許均銓要趕着回去，他帶我們走一段路，意外在路的另一端，赫然和冼星海的半身銅像相遇。

矗立在澳門文化中心公園綠蔭間的冼星海，此時彷彿有風在吹掠，浪在狂嘯，他的頭髮、袖子和衣服，一層層地，波浪一樣飛揚起來，還有雙手那突出而有力的指節，在在都充分地表現這位民族作曲家當時的憂傷、憤慨與怒吼，據說這富有力度和美感的銅像命題是《怒吼吧！黃河！》。眼前這銅像的底座銘刻着「人民音樂家」「冼星海」（1905—1945）。這是廣州雕塑院院長俞暢的作品。1957年出生於江蘇南京的俞暢曾於訪談中說：「雕塑是一門藝術，並非『捏公仔』。」雕塑冼星海銅像之前，他大量翻閱歷史資料，採訪知情人士，對冼星海的生平瞭如指掌。要塑好音樂家，俞暢的自我要求是「先弄懂音樂，以及冼星海的音樂創作」。有一點不可不知，俞暢的母親是南京師範大學的音樂教授。

無意中邂逅像他的音樂一樣澎湃深沉激昂的冼星海銅像，我們不無感觸。小女兒魚簡2008年到北京演奏《黃河大合唱》，為一個兒童合唱團當鋼琴伴奏。這兒童合唱團在10多年前曾於馬來西亞表演過這首不朽的傳世名曲，當時特別邀請蘇聯的鋼琴家作為伴奏。過後每一年兒童合唱團雖然都登台演出，《黃河大合唱》卻因找不到鋼琴伴奏，被迫中止表演。直到魚簡從英國畢業回來，合唱團找上她，怒吼的黃河才重新得以在台上咆哮。他們在西馬的幾個州屬巡迴演出後，2008年8月，於北京香格里拉集團嘉里中心飯店，當晚的觀眾是世界各國駐中國大使，沉溺在黃河的波濤狂叫中的魚簡，手指迅捷如飛般躍過黑白琴鍵，珠江在怒吼，揚子江在怒吼，松花江在呼號，黑龍江在呼號，就在黃河怒吼時，台下看表演的某國大使無禮地，突兀地站起來抗議，要求演奏即刻停止。

我問魚簡，波濤般的怒氣在胸口咆哮：「你們就這樣中斷了這首經典名曲？」

「是。」她嚴肅，但微笑：「可我，終於感受到音樂永恆而偉大的力量。」

選擇音樂作為專業，時常被人詢問，成績那樣出色，為什麼不選醫科？法律？工程？她有時候洩氣：「好像讀音樂是考試差勁的人才可能的選擇。」這一次在北京的黃河經驗，讓她從此對音樂的信仰更加堅定，更加自信。

《黃河大合唱》是中國抗戰時期的創作，1939年寫成的深情浩瀚作品，是已經將近70年前的老音樂，可是當豪邁奔放，熱血奔騰的旋律彈奏出來時，照樣形成一股雄偉的力量在澎湃洶湧，讓人心神激盪，也讓心虛的人怯懦害怕，選擇退卻不敢面對。

冼星海就是這首氣勢磅礴、力量強大的黃河頌的作曲家。

澳門多次主辦冼星海的紀念圖片展和音樂會。因原籍廣東番禺的冼星海，出生在澳門媽閣廟外望濠海鏡湖的小漁船上。

先後就讀於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北京藝術專門學校、上海國立音樂學院及巴黎國立音樂學院的冼星海，學成回國後，在上海及武漢參加抗日活動，以音樂救國。1938年10月，35歲的冼星海和妻子錢韻玲到了延安，隔年2月認識24歲的年輕詩人光未然。兩個談得來的藝術家結為好友。光未然創作長詩《黃河頌》後特意請冼星海來聽他朗誦。冼星海聽完，突然把歌詞一把抓住：「我有把握寫好它！」3月的延安氣候寒冷，感冒未癒的冼星海躺在炕上創作。光未然知道他愛吃糖，和戰友們找來2斤白糖，放在桌上。冼星海寫幾個音符，就抓一把糖送進嘴裡。短短6天時間，雄渾有力激昂深情的《黃河大合唱》終於完成了。

這是一首震撼人心的抗日歌曲，演出時獲得如雷掌聲。在表演的台上和觀眾的台下，人人昂奮激越，感動流淚齊聲叫好，台前幕後交織出中國人的愛國深情。

1940年5月，一部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影片《延安與八路軍》拍攝完畢，將送到蘇聯加工，特別指定由冼星海配製音樂。那條經新疆前往蘇聯的路途極度艱辛，直至12月他們才抵達莫斯科，因為蘇聯和德國的戰亂，配樂工作無法如期完成，就在歸國無門、走投無路時，一位哈薩克音樂家巴赫德把流落街頭的冼星海帶回家。沐浴在溫暖友情的異國，冼星海陸續完成《黃河大合唱》的交響伴奏總譜、《民族解放交響樂》、《神聖之戰交響樂》、《中國狂想曲》等作品，同時也創作出謳歌當地民族英雄的交響樂《阿曼蓋爾德》，受到哈薩克人的喜愛。

貧病交加的生活傷害了音樂家的健康，急性肺炎、肺結核、肝腫、心臟病和腹膜炎雖然沒有損害他的創作細胞，但最終奪走了他的生命。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蘇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病逝。

一生只活了短短的40年，在世界上卻有兩個地方的兩條馬路以他名字命名。一在誕生地澳門，另一條在前蘇聯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市的原弗拉基米爾大街，命名為「冼星海大街」，蘇聯是他逝世的地方。

澳門冼星海大馬路，和澳門其他旅遊景區的地上一樣，鋪滿了碎石塊，據說這些顏色各異的碎石是特地從葡萄牙運過來的。澳門市政府以不同色彩的碎石巧妙地鑲嵌成各種圖案，街道變成藝術家的作品。許多彎彎曲曲像海浪一樣的碎石塊鋪就的馬路，聽聞是葡萄牙國的特色。對於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來說，每一步都是鄉情，踩在熟悉的繽紛碎石塊路上，可以解去或多或少的鄉思和鄉愁吧。

生於澳門，離開故鄉，死於異鄉的作曲家冼星海，當他在異國思念家鄉的時候，沒有不同顏色的石塊來解他的鄉愁，他只有以音符來宣洩他對家國的思念和深情。

來自葡萄牙的葡萄牙人，同樣是離鄉背井，到了澳門，最後也可能客死在澳門。澳門有很多大馬路，都是葡萄牙人的名字，

然而像冼星海同時在世界上的兩個國家有兩條大馬路，應該是罕有的吧？難怪澳門人稱冼星海為「澳門之子」，並視他為「澳門的驕傲」。

在陽光下拂起的微微海風中，冼星海大馬路的公園裡，蕩氣迴腸、哀而不傷的黃河大合唱在耳邊激越地響了起來。許均銓伸手攔部的士，說他得趕去赴約了，而我們看着高舉着手，神采飛揚、氣勢雄渾的冼星海，捨不得離開。

生活語絲

母親的背影

吳康民

朱自清的《背影》，描寫父子之情，曾成為多年的中學生範文，我在本欄一再介紹，並對某些教授未讀懂該文加以嘲諷。

今天讀到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寫的《母親是游子的故鄉》，情摯詞切，寫母子之情，也許會引起許多惦念母親的游子們共鳴。

作者洪燭，文章刊在內地《讀者》雜誌二〇一〇年第二十一期。

作者開頭便說：「母親是游子精神上的故鄉，而故鄉對於我，相當於被放大了的母親的概念」。作者的母親住在南京，作者卻在北京城工作，南京便是作者的故鄉，「我的母親今天仍然生活在那裡，在其中的一扇窗戶裡做飯，洗晾衣物並且思念着她的兒子。這種時空無法阻隔的心靈感應，該算是一生中永不消逝的電波。」

我喜歡看寫家庭親情的文字，楊絳的《我們仨》，我一看再看，《背影》所描述的情景，我一生難忘。我也寫過紀念父親和母親的文字，但總覺得力不從心，未能表達出真情的萬一。

所以看到不少真情流露、文筆流暢的文字，總是愛不釋手。

作者洪燭寫道：「我十八歲那年，母親騎傲地用她的私房錢買了一張船票，在細雨濛濛的碼頭上送我去武漢讀大學，四年以後，又是母親親自排隊買了火車票，交到我手裡——我就這樣遷徙到北京的個人生涯。……她對兒子的這兩次慷慨，鑄成了她終生都要追悔的過錯，我從此便被她無意識地移交給世界，而不再屬於她……我離開故鄉已經十幾年了，愈行愈遠，留給母親的，永遠只是背影——一次次的背影」。

我去唸大學時，母親早已逝世，是和幾個「書友」跋涉千里，到粵北山區就學。我到香港工作，更是個人帶着一個藤篋，到學校報到。

母親的形象，在記憶中十分模糊，一些兒時的往事，也只記得三兩樁，但母親呀母親，畢竟仍是游子的故鄉，每年掃墓的時候，總是感慨萬千，潸然淚下。

隨想國

旅遊的遊

興國

如果有機會去旅遊，我最喜歡的，是台灣美食家韓良露在文章中說的「居遊」。所謂居遊，就是在旅遊地看上一處地方，租一棟房子住下來，在那裡和當地人一起生活，到菜市場買當地的菜餚，烹調當地的美食，體會當地的文化，過當地居民一樣的生活。然後一兩個月後，又到另一地去居遊。

這真令人羨慕不已。可惜我沒有居遊的條件，因為生活迫人，哪來的時間和金錢？所以，居遊只能是我的夢想。

香港有不少退休人士有這樣的條件，但都不會居遊，只會旅遊。我看到不少人每一季都去旅遊，但最多十來天就回到香港。

王實甫在《西廂記》寫的人物開場，說：「小生書劍飄零，功名未遂，遊於四方。」這個遊是雲遊。能夠四處雲遊，是多少人的夢想。能夠像李白那樣雲遊，體會山川河岳的靈氣，才能寫出那麼有才情的詩篇吧？或者像近代山東作家張煒那樣，雲遊整個山東的山川，才能寫出那麼深情的小說吧？

《荀子．勸學》說：「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這個遊是結交朋友。能與生平好友同遊，人生樂事。然而，一生能有幾回？

郭璞《江賦》說：「標之以翠翯，泛之以遊菰。」這個遊是飄流。人的一生，恐怕是隨波飄流的時候居多吧？真正能照己意控制的時間，操控的旅遊，算一算，有多少？

居遊和雲遊都是夢想，做不到的了，但願不要在退休後成為一個遊手好閒的人，就心願已足矣。

獨家風景

「鞋子」的夢想

呂書練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是一句出自《老子》的成語，用來比喻大的事情要從第一步做起，而人要穩步向前走，必須穿好鞋子，反映鞋子在人們的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不過，配合衣飾時尚化大潮，足下之履也如手上之袋般，除了要具實用功能，還要兼具觀賞性和收藏價值，這給年輕人提供想像和圓夢的空間，往往令平時不足道的雙腳變為矚目的主角。

在上月舉行的香港時裝節期間加插的「鞋款設計比賽」就令人有這樣的感嘆。十六歲的梁嘉俊看上去，還是個大男孩，就借助足下這一塊小圓地，既圓了他的設計冠軍夢，也寄託了他遨遊世界的夢想。

這位大埔三育中學中三學生把五大國際名都的標誌性建築「踩」在腳下，擊敗了自己的親姐姐和一群主修時裝設計的大專學生，贏得全場總冠軍，逗得在場的爹媽樂不可支，學校師生也為之高興。

長得一張胖圓臉的梁嘉俊不無興奮地捧着得獎作品讓我拍照，也不問我是誰，只顧不停地說，「這是我的夢想啊。」那對名為「遨遊」的女裝時款鞋子原來滿載着的正是他欲遨遊世界的夢想。曾經坐過London Eye（倫敦眼）千禧大輪的他對我說，他常常對着電腦做夢，希望遊歷各國名都，欣賞知名建築物，於是，把嚮往的北京鳥巢、羅馬鬥獸場、悉尼歌劇院、巴黎凱旋門和倫敦眼等縮小為模型，成為女裝鞋子的鞋跟，還在這對高枱鞋的鞋沿上綴上一對翅膀，表達他的翱翔心願。

在這個鞋子設計比賽上，一群年輕的在校學生充分發揮創意，也充分表達自我，於是，鍵盤、豎琴、髮辮、音符，留聲機等等，都成為足下新造型，還有孩子喜歡的甜蛋糕、小金牛、金魚等，於是，鞋子不僅僅是踏在腳下的物品，而是予人欣賞的作品。看來，「港孩」也有予人驚喜之處。